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伊斯兰与国际政治

金宜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伊斯兰与国际政治

金宜久◎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与国际政治/金宜久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 - 7 - 5161 - 2993 - 7

I. ①伊… II. ①金… III. ①伊斯兰教—关系—国际政治—文集

IV. ①B96 - 53②D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62757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黄燕生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75
插 页 2
字 数 393 千字
定 价 78.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田 文 黄 英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目 录

导言	(1)
----------	-----

第一编 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复兴运动

试论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	(17)
试论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	(29)
试论当代的“伊斯兰复兴”	(41)
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复兴”	(53)
新泛伊斯兰主义	(59)
论当代伊斯兰主义	(73)

第二编 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政治化

伊斯兰文明和当代伊斯兰问题	(87)
伊斯兰文化与西方	(107)
伊斯兰世界与当代政治	(118)
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伊斯兰问题	(127)
当代伊斯兰政治化发展的历史剖析	(143)
当代宗教的发展趋势	(159)

第三编 国际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

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	(169)
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	(186)
对当代国际政治中伊斯兰问题的认识	(198)
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蜕变	(210)
宗教极端主义	(224)
宗教极端主义的基本特征	(232)
“瓦哈比派”辨	(234)
冷战后的宗教发展与国际政治	(246)

第四编 伊斯兰极端势力

伊斯兰极端势力研究(之一)	(275)
伊斯兰极端势力研究(之二)	(290)
本·拉登与“基地”组织	(321)
庇护并支持“基地”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伊斯兰政权	(352)
伊斯兰极端势力与“伊斯兰革命”	(369)
主要参考资料	(384)

导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中，宗教引发的冲突事件日趋明显，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集涉及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包括四编二十余篇长短不一的论文。这四编的编目是“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政治化”、“国际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和“伊斯兰极端势力”。

“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编探讨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及其自我调节问题外，着重讨论伊斯兰复兴运动问题。

“二战”以前，除少数国家外，伊斯兰世界的大多数国家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二战”后，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进展，那些先后获得独立的国家，又遭遇社会生活现代化、世俗化的挑战。历史表明，伊斯兰教具有活力，不断地进行自我调节，得以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试论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和《试论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节》，从政治视角考察“二战”后伊斯兰教究竟是如何显现其政治活力、从事自我调节的。

所谓“政治活力”不过是伊斯兰教固有的、由穆斯林（往往在乌里玛^①阶层的引导下）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的自我表现力；而“自我调节”则是伊斯兰教（通过它的信众）以自我为调节的主体或出发点，同时又以自我为调节的对象或归宿的调整、调谐。其目的在于使内在方面不断更新、更趋完善，外在方面与客体相协调、相和谐，得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否则的话，就会丧失其生命力。在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

^① 系“学者”的复数形式。原意为“有知识者”，伊斯兰宗教学者的总称。尤指精通经注学、圣训学、教义学、教法等学科的学者。在逊尼派伊斯兰教流传地区和十叶派伊斯兰教流传地区其地位影响又有所不同。

中、在它的自我调节中，乌里玛阶层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保证了伊斯兰教事业的延续、传播和发展。

在“二战”前，一些国家的乌里玛阶层，因一度屈从或依附于殖民者，而在战后不得不再次获取信众的谅解，需要自我调节。这时，伊斯兰教的政治活力，主要是由这些国家的当政者以及知识阶层予以体现。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一些国家的当政者及其政治反对派更趋于活跃，人们可以深感他们利用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从而显示其政治活力更具“理论”的色彩、其威力已越出伊斯兰世界，也更具战略性的考虑，赖于他们的积极性而使得伊斯兰世界面临着新变化。这就是说，它使伊斯兰教在调节、更新、完善过程中，不断适应当代社会的生活。

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斯兰世界的不同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其余波的冲击。伊斯兰复兴运动由此步入前所未有的高潮。

当代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实际上存在着三股既有区别，又相互交织的社会潮流。它们是纯宗教性的民间复兴，具有宗教—政治性或政治—宗教性的新泛伊斯兰主义，以及纯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

《试论当代的“伊斯兰复兴”》提出，当代的“伊斯兰复兴”区分为复兴思潮和复兴运动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复兴思潮是尚未进入实践阶段的观念上的“运动”，而复兴运动则是由群众性的活动所体现的物质化的“观念”。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复兴思潮的流传绵延不绝，它是思想的运动，仅限于宗教、思想的领域。复兴运动完全是基于复兴思潮的广泛流传而导致的物质化了的运动着的思想，它不再限于宗教、思想的领域，而会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进而在民族领域产生影响。

当代的“伊斯兰复兴”，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周期性出现的宗教复兴的再现，与历史上的宗教复兴相比，具有其新特点：它是超民族、超国家的世界范围的复兴；具有多个中心而无统一指挥、行动、计划；复兴思潮与复兴运动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伊斯兰化召唤下以求实现个人的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

当代的“伊斯兰复兴”，除了民间的纯宗教领域的复兴外，大致采取两种不同形式。其一，官方与民间相结合的形式。通常官方自上而下地推行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随之或多或少地受到民众自下而上的支持和拥护。其二，反官方或是非官方的形式。就其拟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是要倾覆伊斯兰的大厦，使人们从宗教思想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而是维护并强化伊斯兰教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因而坚持伊斯兰的原旨教义及其真精神，对种种外来的、西化的、非伊斯兰的一切，就成为其抨击、反对的目标；同时又对那些为之带来实惠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予以认可、接受和保留。

由于伊斯兰世界的教派分野，逊尼派和十叶派的神学理论、对待国家最高权力的态度均有所区别，因而在复兴运动中的主张、要求、活动、表现也就有所不同。尽管埃及、突尼斯、黎巴嫩、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极其活跃，这些国家也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复兴”》认为，这些国家尚缺乏类似伊朗的那种爆发“革命”的迹象和征兆。在逊尼派伊斯兰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伊斯兰复兴的基本任务是，强调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及其真精神，坚持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和传统价值，与此同时，又要与社会生活的日益现代化相协调。它的“复古”并非一切回复到中世纪去，而是一种动员和组织群众的手段，其目的则在于“托古改制”。“改制”，即反对所在国内民众西化的生活方式，并力求公众生活的伊斯兰化，反对贪污腐败、分配不公的现象，抵制外来的意识形态或文化的侵蚀和渗透，而不是破坏和改变现有的伊斯兰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只是在现有的伊斯兰教的生活模式中从事相关的活动。

新泛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第二股社会潮流。它既是“二战”前泛伊斯兰思想（由于主客观条件，其流传受到很大限制）的延续和发展，又与之有别。《新泛伊斯兰主义》认为，各种泛伊斯兰组织是新泛伊斯兰主义的载体。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宗教—政治性的世界性组织，如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大会和伊斯兰教大会；政治—宗教性的伊斯兰国家的国际联盟，即伊斯兰会议组织（现更名伊斯兰合作组织）；还有一些专业性或技术性（隶属于地区、国家或国际）的泛伊斯兰组织。

新泛伊斯兰主义是当今世界政治舞台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对伊斯兰世界内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它强调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协作和统一,区别于“二战”前为加强、恢复或重建传统的哈里发制度的泛伊斯兰主义。新泛伊斯兰主义定期不定期地从事活动,既有来自官方自上而下的倡导,又有宗教界、社会名流以及群众自下而上的支持;泛伊斯兰主义则缺乏群众基础和组织机构的活动,仅从事泛伊斯兰的宣传而已。新泛伊斯兰主义积极支持各国的宗教事业、热衷于非伊斯兰世界的宣教活动,有着明显的宣教性质;泛伊斯兰主义更多的宣传是在政治方面。新泛伊斯兰主义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形成几个重要的活动中心;泛伊斯兰主义既缺经济实力,又无活动中心,不过是在惨淡的情况下从事活动。

伊斯兰主义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第三股表现形式。伊斯兰主义不是宗教,但它需要宗教、需要宗教名义,掩盖其全面地或部分地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政治主张、政治行为。

伊斯兰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推行伊斯兰化,输出“伊斯兰革命”,坚持激进主义,强化政权意识等。它极力排斥一切不符合经训、教法的或外来的思想学说和意识形态,力求以伊斯兰教的原旨教义为衡量一切、判断是非的准绳。其目的在于建立符合、适应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经济上实行社会公正、平等和正义,反对西方的经济制度;律法上以伊斯兰教法替代受西方影响制定的律法;文化上反对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伦理规范和价值观念。以此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本质上,伊斯兰主义即伊斯兰法治主义。

伊斯兰主义的体现者,因伊斯兰教派的不同而有别。在逊尼派伊斯兰教流传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由某些国家当政者利用国家机器强制推行其政治主张;在民间则由某些小社团或政治反对派予以体现。在十叶派伊斯兰教流传的国家或地区,主要是由它的教界(即教士阶层:乡村毛拉^①,城镇的乌里玛、穆智台希德^②、阿亚图拉^③)予以体现。

① 宗教学者的通称,有的地区与“乌里玛”含义相同,有的地区含义用于阿訇。

② 伊斯兰教对公认的权威学者的专称。

③ 穆智台希德中,宗教学识渊博、德高望重者享此盛誉或对宗教领袖的尊称。

“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政治化编”除了从历史和文化层面，通过探究伊斯兰教、伊斯兰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考察伊斯兰世界对外来影响的反应，以此作为阐述伊斯兰复兴过渡到伊斯兰政治化的铺垫外，集中探讨伊斯兰政治化问题。

《伊斯兰文明和当代伊斯兰问题》和《伊斯兰文化与西方》，讨论历史、文化问题。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的精神产品。在阿拉伯人步出半岛沙漠后，伊斯兰教逐渐由民族宗教演变为世界宗教。伊斯兰文化却不同。它是在各族穆斯林的参与下，依据政治和宗教的发展需要，经过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甄别和筛选、加工和改造，而后决定取舍，或借鉴、吸纳，或拒绝、摒弃，从而共同创造的伊斯兰文化。以此保证伊斯兰意识形态在伊斯兰文化中的神圣地位。中世纪时，伊斯兰文明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从11世纪末到14世纪中叶，先是十字军的入侵，继而蒙古人的入侵，战争的破坏，影响了伊斯兰文明的发展。除了有限的反抗外，苏非主义隐居避世的说教，影响了一批批的信众。18世纪末叶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毫无掩饰地侵略、掠夺，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在此过程中，它的宗教界、知识界和思想界，对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入侵，以及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输入和渗透，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反应。18世纪中叶兴起瓦哈比派的“复古主义”，19世纪下半叶兴起泛伊斯兰主义，其共同点在于维护伊斯兰信仰的权威。这时，既有坚持伊斯兰原旨教义的传统主义者，也有主张适度改革的现代主义者。

“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思想主流是民族主义、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此外，一些国家的当政者一度奉社会主义为首选道路和经济政策。伊斯兰世界从来没有出现过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运动。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并不能使得人们持有相同的思想和主张。一些人向前看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缅怀过去，向往伊斯兰宣扬的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这后一部分民众中，有的则成为反西方的伊斯兰政治化的群众基础。

《伊斯兰世界与当代政治》提出，伊斯兰教虽为大多数民众所信仰，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却处于次要的、隶属的地位。可是，

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失败，随后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被穆斯林视为圣地的圣寺）被焚，使得原有的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政治、领土之争，演变为伊斯兰世界的穆斯林与以色列人的政治、领土之外的宗教—政治之争。由此引发其后的宗教向政治的演变，导致伊斯兰政治化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使得鼓吹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实现社会生活伊斯兰化的社会政治主张，吸引很大一部分人群，反美反以受到很大一部分民众的支持。加之大批“圣战者”涌入阿富汗投入抗苏战争，为其后的反美活动集聚了能量。“9·11”恐怖袭击事件，不过是宗教极端分子反美的民族仇恨和宗教情感的大爆发。

该文从伊斯兰世界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地处重要战略意义的位置、丰富的石油和其他物质资源以及伊斯兰会议组织有可能使伊斯兰世界采取统一立场和行动等角度出发，综合以上诸点，指出在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在世界政治多极格局中，它有可能成为一极的基本因素。同时该文也提出，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国家一度分别依附于东方或西方大国，不同国家之间不时爆发的战争，加之民族利益、领土纠纷和利害冲突，以及各国内部固有的矛盾和阶级、民族、教派等方面的冲突，在伊斯兰复兴的大潮中，一些国家还存在着政治反对派，伊斯兰复兴也正方兴未艾，这一切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极的基本因素。总之，人们不可低估或忽视伊斯兰世界的综合实力。

《当前国际政治格局演变中的伊斯兰问题》着重探讨“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世界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关于伊斯兰世界革命，该文引用所谓“清除不信者”、“伊斯兰化”、“解放全人类”等有关言论，是当前伊斯兰极端势力从事一切罪恶活动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根据当前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罪恶活动，明确区分它为宣教鼓动型、暴力恐怖型和民族分裂型三类，这三类极端势力，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各有所司、各司其职，从不同罪恶活动中体现其极端主义实质：该文总结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已经提供的四种政权更迭的形式后，认为在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关于建立地区性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一旦由设想变为现实，将有可能提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新形式。因而有必要重视伊斯兰问题。

《当代伊斯兰政治化的历史剖析》是以伊斯兰世界的现实事件为据,阐释伊斯兰政治化,剖析它的深刻历史渊源。所谓伊斯兰政治化,指的是从政治角度阐释宗教问题。热衷于伊斯兰政治化的人,可以统称为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不是宗教,而是在伊斯兰意识形态指导下、具有鲜明政治性的思想主张。它主张在世间建立超国家、超民族、超地域的、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政权,实现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化。

该文回顾“二战”结束以来伊斯兰政治化的历程和发生的重大事件。根据这些重大事件,着重探讨伊斯兰政治化的思想基础,它由赛义德·库特布、霍梅尼和本·拉登的言论所体现;20世纪90年代在苏丹召开的三次会议,与会者为各国政治反对派和激进组织(极端组织)的代表,他们为其后建立的“伊斯兰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国际阵线”(即“基地”组织),奠定了政治和组织基础;伊斯兰世界发生的四次政权更迭的不同形式,则是伊斯兰政治化的重要结果。借鉴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的伊斯兰政治化有其历史渊源。即“伊斯兰教本身是社会运动的产物”、“‘托古改制’是当代伊斯兰政治化的基本手段”、“权变继续起着重要作用”、“政教一体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心理和行为”。

“二战”以后,不同宗教自我调节、自我复兴的机制,都在发挥作用。面对着社会生活现代化、世俗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伊斯兰教,其他宗教内部的调整、更新和改革的表现形式也不划一。《当代宗教的发展趋势》究竟如何呢?该文从10个方面论述宗教的发展趋势。即宗教将继续面临来自内外的挑战,宗教的混合或融合的趋势将获得发展,宗教与迷信共存现象将会延续下去,传统习俗和传统观念将与宗教信仰并存,宗教信仰者日减直接影响宗教的发展,教界人士越来越重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传播宗教,宗教国有化将获得发展,妇女在宗教中的地位将日益显要并不断提升,宗教极力赋予人以神性或半神性的趋势会有所发展,宗教政治化现象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宗教的异化、蜕变。尽管有上述发展趋势,应该肯定,宗教仍将长期存在下去。

“国际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编”涉及的内容不全是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仍是其探讨的重点。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伊斯兰因素”和“宗教因素”问题。鉴于20世纪60年

代末 70 年代初世界范围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提到“二战”后从未有过的引人注目的境地。

90 年代中叶,国家社科基金确定《伊斯兰教与国际政治关系研究》为“九五”重点课题项目之一。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九五”重点课题管理项目。该课题最终以《伊斯兰与国际热点》(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问世。《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伊斯兰问题》是该课题“研究报告”的“总报告”。

该文阐释“伊斯兰”包含“伊斯兰教自我”,伊斯兰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以伊斯兰为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伊斯兰的社团组织,伊斯兰国家、伊斯兰世界,伊斯兰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以及种种伊斯兰的实体文物(圣地圣物、寺院建筑、器皿文物)等 7 个方面。它们都与“伊斯兰”相关联,可以视为“伊斯兰因素”。

伊斯兰社会的人士,可以划分为教界(如阿訇、教长、乌里玛、阿亚图拉等)和非教界。教界,伊斯兰社团的领袖人物,以及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构成社会的中上层。他们往往是伊斯兰因素的体现者。一般信众则属于非教界,他们是社会的中下层,应听命于教界,服从于国家的当政者,有的还应服从于社团的领袖人物。该文还阐释了“穆斯林民族”、“穆斯林自觉”、“教权主义”、“圣战主义”等词语的含义。

从宗教视角出发,该文对伊斯兰国家作了分类,分析这些国家之间的对立、不和、冲突和战争的原因。认为这些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相距伊斯兰宣扬的建立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甚远。它的政治反对派和宗教极端组织,利用伊斯兰的旗帜,从事反社会、反当局的暴力恐怖活动;甚至在境外从事这类活动。

与伊斯兰有关的热点地区,既包括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国家,同时也涉及伊斯兰世界以外的穆斯林相对聚居的有关国家,并对有关的热点问题予以梳理,认为这些热点地区值得世人关注。

应极端重视伊斯兰问题。因为它不仅包括有形的政治行为体,还包括宗教思想、意识形态、传统文化等无形的因素。在宗教名义下的种种极端势力(教权主义、圣战主义、恐怖主义等),乃是当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所在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新疆地区存在极端组织的恐怖破坏活

动情况下,研究其动向、活动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具有其现实意义。

由“伊斯兰因素”很自然地会扩及“宗教因素”问题。《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除阐释“宗教因素”的基本含义外,认为在当代国际政治活动中,“宗教因素”的体现者,包括教界人士和作为一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或是小社团的领袖人物等非教界人士。它就宗教极端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三者的关系而言,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更根本的性质,是暴力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思想基础和活的灵魂。它们会利用一切与宗教、与宗教因素有关的事件、活动、问题从事其罪恶活动。问题是应该严格区分宗教信仰问题与政治问题、民族宗教冲突中的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不能把民族宗教冲突中的宗教问题,与冲突中出现的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混为一谈。

根据对当代伊斯兰问题的大量论述和繁杂资料的探讨,《对当代国际政治中伊斯兰问题的认识》归纳出10点基本认识。即在当代的国际政治中,“伊斯兰复兴仍会继续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应深化对伊斯兰的认识”、“伊斯兰意识形态仍值得人们重视”、“应关注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问题”、“西方经援和军援的结果是反西方的伊斯兰因素的增长”、“应密切关注当代瓦哈比派”、“80年代的伊斯兰圣战者到90年代已演变为圣战主义者”、“伊斯兰名义下的暴力、恐怖活动仍有发展的趋势”、“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民主化会有所发展”、“应密切关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的态度”。

其二,关于宗教蜕变与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在当代国际政治中,由宗教复兴到宗教政治化的发展,再由宗教政治化到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是个现实的客观发展过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宗教日益重视社会参与、政治参与,它与社会的或民族的冲突的交织已日益密切。《宗教在当代社会的蜕变》通过对宗教的发展和蜕变的讨论,探讨宗教极端主义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宗教蜕变是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现象,成为宗教自身的异己物和异己力量。宗教的政治化,是宗教发生蜕变的必经阶段。它表现为信仰的政治化、主张的意识形态化、组织形式的团伙化、活动方式的诡秘化。宗教政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温和的、激进的或极端的表现形式。唯有它的极端